

吳組緡小說散文集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吳組緡小說散文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256

字數 241000

吳組緝小說散文集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 1—20000

定價 11,300元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CAD 86/09

前記

我大約從一九三〇年開始發表作品。那時我在學校讀書，在日常見聞中，對當時劇烈變動的現實有許多感受。尤其關於我的切身境遇，我所熟悉的人和事，那巨大深刻的變化，更使我內心震動。我努力想了解這些變化的實質，認識它的趨向，慢慢從自己的小天地探出頭來，要看整個的時代與社會。在這過程中，因受師友的鼓勵，我經常抽暇學習寫作。這一時期，出版了一個集子。

後來到社會上謀生，跟着發生對日抗戰。我沒有能够按照自己的志願一心專注的從事寫作。有時在忙亂和病中擠點時間出來執筆，也常常半途而廢。在這十多年中，我只寫成一個短篇集和一個長篇，另外還有幾個短篇；這些短篇，因為少，沒有再結成集子。

這裏收集的十八篇東西，大半選自原先兩個短篇集，其中四篇，這次纔搜集起來的。我把它們分成三輯：

第一輯六篇，思想和藝術都不很成熟；不只見解，就是表現手法，也顯然在多方面摸索，多方面試練。其中又多半用第一身自述，好像覺得這樣寫比較容易下筆些。但現在回頭看起來，這六篇倒顯示出當時自己對現實的看法和藝術思想的成長過程或發展的道路。我想這不只對我個人有意義。因為當時一般知識青年總在各種不同的思想影響之下慢慢決定自己的方向的。

第二輯幾篇，視野似乎開闊了，所處理的主題更有嚴肅意義了，態度也穩定明確起來了。若是

我的作品也在社會上發生過一點影響，應當以這一輯裏的爲多。

就文學形式說，一二輯中所收，都還可以算做小說。此外，有的是特寫或素描，有的是散文。不過寫的還都是人物。就如『泰山風光』這篇，像是遊記，但所分析刻畫的還是社會形態，而自然景物倒被我忽略了。這幾篇就不管寫作時期的先後，另外編成第三輯。

取材方面，大多寫內地農村，其中又以反映農村破產時期動態的居多；寫抗戰的不過兩三篇。除了最初寫的幾篇，感情一般是健康的，態度一般是積極樂觀，抱有信心的。『一千八百擔』、『樊家鋪』和『某日』等數篇，都以昂揚之情歌頌了被壓迫人民的崛起與勝利前途，對壓迫階級及其統治勢力的走向崩潰滅亡，則投以痛快的嘲笑。抗戰時期，身處極端黑暗的環境，也未見沮喪。『鐵閘子』寫了一個逃兵的英勇品質，另外還寫了那個有信持的『奇怪的』副官，這都是當時感覺到的腐朽中的『神奇』。但我對把握到的主要矛盾，往往不能予以正面的直接的描寫；有時接觸到激烈尖銳的鬥爭，還是只反映了那側面。更重要的是我寫得少；現實向前推進了，我的筆沒有跟上去。這原都爲生活所限制，爲認識所限制。當初我毫無自覺，還認定『寫我比較熟悉的』，『寫出不勉強寫』。現在纔算看得清楚些，就不能那麼心安理得了。

作者 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北京西郊鎮春園。

目次

前記.....1

第一輯

離家的前夜.....二

梔子花.....一〇

菱竹山房.....二四

卅字金銀花.....三三

金小姐與雪姑娘.....四二

官官的補品.....五

第二輯

一千八百擔.....七

天下太平.....一七

樊家鋪.....一三

女人.....一六

某日 一八

鐵悶子 一〇

第三輯

黃昏 二六

村居記事二則 二六

柴 二四

泰山風光 二五

差船 二六

副官及其他 二六

第一輯

離家的前夜

堂廳裏黑漆漆地。右邊屋子的耳門虛掩着，由門縫裏射出一線燈光。蝶坐在藤椅上，我坐在她旁邊：兩個人都屏息着向屋子裏傾聽。

『乖，寶寶，吃奶奶，吃奶奶。』那個新來的奶娘溫柔地說着。

『呵呵呵……』小鳩又悽惶地哭起來了。

『哦，不吃，不吃。乖乖，莫哭，莫哭。』奶娘說。

小鳩不哭了。蝶又深深嘆了一口氣。

我躡手躡腳走到耳門旁，貼着一隻眼睛向屋裏瞧：坐在桌旁的是母親，她皺着眉頭，臉色帶着一點怒和怨，一手抱着小鳩。小鳩凝着她靈活的小眼，注視着燈火。淚珠掛在小頰上，時時搖動着頭，發出哭後的啾啾。奶娘靠在旁邊，在桌上轉着銅子。一共三個銅子在轉，奶娘的手很靈捷，倒了這個，又轉起那個。

『鳩，好玩呀，噯！』奶娘一邊忙着轉銅子，一邊笑着逗小鳩。

『嗯，嗯。』小鳩把小手指着在轉的銅子，很高興地啾呀着。

『嗯，嗯，鳩也轉，鳩也轉。』奶娘由母親手裏抱過小鳩來，把銅子給了她，說：『奶娘真疼你呢，小寶寶，你自己轉。』

小鳩把奶娘那張陌生的臉注視了一會，忽然又有所感觸地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我回到原來的地方坐下，也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怎麼樣？」蝶低聲地問我。

「不成功，她不要她呢。」

蝶正打算說什麼，忽然屋裏傳出母親的話聲：

「那個女人不是生兒育女的！現在的世界不同啦，要讀書，——結了婚還要讀書，生了孩子還要讀書！真是新花樣，女人讀書有什麼用！」

「少奶奶畢了業，會當女教習先生，賺錢來孝敬你老人家呢！」

「我也有這福氣！女人畢業什麼用！這種狠心的，自己的血肉呀，你看，忍心把她磨得這樣可憐！那個女人不是生兒育女的！」

「媽，媽，媽……」小鳩淒楚的稚音。

「寶寶，這是你的媽呀！」母親的聲音又變慈和了：「那個狠心的媽不要你了，你還想她做什麼？——寶寶，乖乖。真是可憐呢，今天下午自你來了以後，一口奶也沒吃。真是可憐的孩子！犯了什麼法，叫人受餓罪！」

「媽，嚶，多好玩呀！」奶娘說。銅子又在桌上轉起來了。

「娶什麼女學生！我早就說女學生要不得。女學生是一朵花呀，擺在那裏給人賞賞讚讚的呀！還抱孩子，抱孩子不是做了苦工？」

「赫赫赫！……」我無可奈何地笑起來了。

『你還笑！』蝶的聲音分明含着淚。

『媽，媽，媽，呵呵……』小鳩又淒切地哭喊了。

『餓了啦！』母親喊着說。

『小寶寶，吃奶奶，真好吃呀！』奶娘又在逗小鳩。

『呵呵……』小鳩哭得更利害了。

蝶站起來，很快地推開耳門，走進屋子裏去了。我也茫然地跟了她進去。

小鳩張開小口，眼淚果真成串地在腮上流着。母親說：『媽來了，媽來了！』小鳩看見蝶，張開手，使勁地向她懷裏撲過來。口裏親熱地喊着：『媽，媽，媽，』淚還不住地向下滾。

『真是活冤家！』蝶紅暈着眼眶說，『乖，不哭了！』

小鳩果真不哭了，小手在蝶的胸前亂抓着，親熱地撒着嬌。蝶把鈕扣解開，露出乳來。可憐的孩子！她餓急急地含住了一隻，又用手摩弄着另一隻。但是淒淒切切地，又接二連三搖動小頭，發出啾啾的餘聲。

『你看可憐不可憐？』母親感動地嘆息着。

『真是癡東西！』蝶用手帕替小鳩拭了淚，撫摩着她柔細的頭髮，半似自語，半似教訓地說道：『只要有奶奶吃就得了，還要擇東揀西的！假使你媽死了呢，你不活了？』

『說得真好聽！』母親又怒又笑地說。

此時大家都無聲了。那個奶娘無事可做，在旁邊靦靦地搓着兩手。

小鳩含着奶，已在蝶的懷裏睡着了。

『可憐的孩子，』母親輕鬆地挺了挺腰說，『餓了，又哭得疲倦了，現在一吃飽，不就睡熟了？真是可憐的！』

蝶抱着小鳩到我們自己的新房裏去。母親也打算去睡了，招呼奶娘，今晚權且在她屋裏睡一宵，到明天再作道理。

我走回臥室裏，蝶躺在籐椅上，一隻脚踏着小鳩的搖籃，側身向裏面，把抽抽咽咽的哭泣代替了她平日的催眠歌。

『又哭了，有什麼值得哭的呢？快到一歲的孩子，那裏這麼容易換奶？——慢慢地，說不定明天和奶娘混熟了，就肯吃她的奶了。』

『她不吃，她自己受！』蝶哽咽着嗓子發氣地說，『我是一定要出去的，我難道就這樣完了不成！』

一個正在絢爛青春的姑娘，生命在熊熊地燃燒，希望在她的目前美麗地閃爍。蝶並不是一個例外的女子。她所渴求的也是活躍的，前進的，充實的生活。在這沒落的封建鄉村裏，在這寂寞古舊的家庭裏，她怎能過得下去？蝶說：『在校裏讀書，多麼新鮮活潑！現在可只有孩子的尿臭和奶香，直挺挺地立着的家具，一切乾枯的，死寂的氛圍來逼緊我的心胸。我是個活的人；我不能死死地掩埋在這古墓裏！』

我愛她，我完全同情她。

次日早晨醒來的時候，房裏靜悄悄地。蝶不知幾時已經起身，小鳩也不在搖籃裏了。我懶懶地

穿好衣服，找到後面廚房裏，纔看見蝶捧着碗在吃什麼。昨晚的那一層愁雲，早從她的臉上消散了。

「你起來了？」她含笑地跑近我。

「你吃的什麼？」

「肝，醋炒豬肝，怪難吃的。」她皺着眉，搖着頭說。

「吃這個做什麼？」

「止奶呢！」她高興地說：「小鳩吃奶娘的奶了。今天一早起，奶娘來抱她，她就要她抱。我叫奶娘抱她到沒人的地方去。奶娘抱她到前面大廳上，和她玩了一會，果真就肯吃她的奶了。吃了奶，又玩了好久，一次也沒有哭。現在我叫奶娘抱到她自己家裏去了。」

「我知道熟了就會吃她奶的，昨天你偏要那麼着急！」

「這樣子，我倆明天就動身。」她一時真高興。

「好，只要你願意。」

奶娘聲明她不能住在我家抱孩子，因為她丈夫在外面做生意，她要在家裏料理；孩子只有抱到她自己家裏去養育。好在都同在一個村裏，自然可以時常來來去去。我們也都答應了。

「不知道她家裏乾淨不乾淨？鄰居怎麼樣？屋舍怎麼樣？」我說。

「下午我要去的。我要送小鳩的衣服，東西去。」蝶一邊回答我，一邊又和女傭人說：「張媽，你先去看看她在那裏登得慣登不慣？哭不哭？現在在那裏作什麼？奶娘待她怎麼樣？」

「你自己去一去也好。」我說。

「可是現在我不敢去；去了，她會不要奶娘了。——到晚上，我不見她面，偷偷地去看看情形。」蝶說着，眼就紅了。

蝶中飯也不吃，忙着把小鳩的衣服，玩具和零星東西打點了一箱又一包；又忙着把我們自己的行李書籍理好。她臉色蒼白得可憐，眼也變得滯鈍了，泛着淒清的弱光。

然而剛纔她並不是這樣子的。

「蝶，你不舒服？歇歇吧。」我說。

「不要緊……」她哽咽着嗓子，向籐椅上一躺，就摸出手帕不住地拭淚。

蝶雖然年輕，但也是具有強烈的母愛的。青春的火焰鼓動她振起，前進；但她丟開了孩子，預備振起，前進時，她頓時發覺已經失去了一件重要的東西，自己的心已經空虛，悵惘了。

黃昏的時候，我們正吃晚飯，蝶叫張媽提了箱子包袱，到奶娘家裏去。

「你吃了飯再去。」母親慈祥地和蝶說，「我和你一塊去看看。」

「我吃不下。——晚上，路難走，你老人家莫去。」她說。

「少吃一點，你兩天沒有好好地吃飯了，餓出病來怎麼辦？」我也慫恿她。

「沒有的事。我餓了，我自己會吃。不要緊。」她說着就和張媽去了。

我到外面去辭了行回家，屋子裏坐着滿滿的人。蝶很興奮，同時又很疲乏地坐在椅上。小鳩在她懷裏又跳又唱。滿屋裏喧嘩着，有的讚嘆，有的憐惜小鳩。

「怎麼她又回來了？」我看見小鳩在她懷中，不免驚奇地問。

「這孩子真了不得！」蝶含着柔弱的目光，興奮地說：「我到了奶娘家，我不敢進去，只在房外

坐着。小鳩在房內，正和許多左右鄰家的孩子玩，玩得真高興。以後，我和奶娘輕輕地說了一句話，她在房內就聽出來了。她也不玩了，擺着頭，嗯，嗯，嗯地遍處望，望不見，她就媽，媽，媽地喊着，扁着小嘴要哭了……」

「噯，你慢慢說。」

「我忍不住了，走進去。我說：『噯，你還認得我呵！』她喜得打起格格來，望我懷裏撲，又跳又唱。唉，那樣子我真說不出！抱到我手裏，唉，那種快樂的樣子！她就不放我了。這個抱，她也不要；那個抱，她也不要。她把手指着外面，推我，打我，要我抱她回來。」

「今天就讓她在家裏睡吧。」我拉拉她的小手，又把自己的兩手拍着。她擺着頭，緊緊地把着蝶的肩，表示不要我抱。

母親不作聲，只是嘆息着。

小鳩在奶娘懷裏吃飽了奶，——蝶的奶上塗着黑墨，小鳩曾失望地哭了很久的。——就由蝶抱到我們臥室裏來了。

我，蝶，小鳩，我們三個人都睡到床上了。小鳩高興地爬着，滾着，口裏又呀呀地唱着。蝶說：「你喊爸呀。」小鳩就滾到我身邊，昂着頭，窩着小嘴喊：「爸——」蝶說：「你喊媽呀。」小鳩就又滾到蝶的懷裏喊：「媽——」她玩了一會，就安靜地睡着了。

「你也靜心睡吧。今天你太疲乏了。你看你又這樣疲弱了，說不定你明天不能勉強動身的，飯又不吃……」我說。

「日子迫了呀，我必定要趕上考期的。」

夜闌了。只有蚊蟲的鳴聲和時鐘的擺動應和着。我也睡不着，翻身看蝶，蝶一手護着酣睡的小鳩，不時地聳動着肩，吐着長氣。

「你還沒有睡着？」

「唔……」顯然又在抽咽了。

「不要哭，好姑娘。」

「我的奶漲得痛。」

「過一兩天就會好的。你靜心睡，不要胡思亂想。」

「我睡不着。——你靠近我一點。」

我把身肢靠近她，她空着的右手就抱住了我，把頭枕在我的手臂上。「我不想出去了，我不讀書了。」她緊緊地把我一抱，就傷心地低泣起來了。

「你把胸襟放遠一點。」我撫着她的髮，不禁也黯然了。

蝶索性大聲痛哭起來了。

小鳩也醒了，在蝶懷裏鑽動着。

蝶一邊哭，一邊拍着她。

梔子花

一

正月十八祥發要動身了。二堂叔本要在十五日走，因為要趕開課前到北京。祥發不肯，說自己是初次出遠門，總得揀個黃道吉日。十五日是大正月半，決不可用；十六日曆書上註着『不宜遠行』，十七則又『七不出，八不歸』。只二十日是『諸事皆宜』。可是二堂叔却說，要是二十動身，那二十三纔得到下關。看了『申報』，二十三浦口沒有通車開行，還得在下關白等幾天。商量的結果是兩方面都讓步，決定用十八的日子。

動身的事是早就安排好了：錢則在二堂叔家借了三十圓，加上妻的首飾所換得的錢共有四十餘圓，够得到北京的盤川了；父親的皮箱網籃，也由樓上搬下，擲去了灰，修補了。該帶的東西都已裝置妥貼。

十七日祥發和妻在房裏待了整半天。妻自去年小產後，便有了咳嗽喘氣的病，信水也快半年沒來了。請郎中開了許多次藥方，吃了並不見效。明知咳嗽是小病，但看她一天天瘦損起來，心裏總覺得放心不下。自己走後，家裏只留下妻一人，更可憐了。妻向他流着無言的淚。他望着她枯黃浮腫的臉和紅澀的眼睛，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只在自己的盤費裏取了五圓給她，叫她不要太刻